

嘉莉妹妹

〔美〕西奥多·德莱塞 著

方华文 译

人应该怎样活着？



*Sister
Carrie*

揭开美国小说黄金时代序幕的经典力作
一个美国乡村姑娘的美式“北漂”梦
入选《现代文库》“20 世纪 100 部最佳英文小说”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创美工厂

嘉莉妹妹

[美] 西奥多·德莱塞 著 方华文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嘉莉妹妹 / (美) 西奥多·德莱塞著 ; 方华文译

. —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7.5

书名原文: Sister Carrie

ISBN 978-7-5057-4022-8

I. ①嘉… II. ①西… ②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近代 IV. ①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1608号

书名 嘉莉妹妹
著者 [美]西奥多·德莱塞
译者 方华文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责任有限公司
规格 880×1230毫米 32开
15印张 375千字
版次 2017年7月第1版
印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057-4022-8
定价 39.80元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 100028
电话 (010) 64668676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目 录

- 第一章 命运长河中随波逐流 /1
- 第二章 贫困威胁着意志 /10
- 第三章 面临深渊，步履维艰 /16
- 第四章 想入非非，黄粱一梦 /27
- 第五章 不夜之城，醉生梦死 /39
- 第六章 工厂佳丽与现代骑士 /46
- 第七章 物质诱惑与绝色美人 /58
- 第八章 艰难时世，委曲求生 /69
- 第九章 事业昌盛，家内风波 /77
- 第十章 落魄人遇有情人 /84
- 第十一章 时尚生活，感情旋涡 /93
- 第十二章 激情别移，英雄爱美人 /103
- 第十三章 潜移默化，爱情升级 /112
- 第十四章 权衡利弊，情场周旋 /121
- 第十五章 爱的欢乐，青春的魅力 /129
- 第十六章 偶然机遇，入世之门 /140
- 第十七章 舞台之光，生活之光 /149
- 第十八章 天使登台，有情人捧场 /158

- 第十九章 演员倾情，观者心动 /164
- 第二十章 你来我往，破绽初露 /177
- 第二十一章 暗中幽会，肉欲的冲动 /186
- 第二十二章 祸起萧墙，忍无可忍 /191
- 第二十三章 旧情侣生新怨 /202
- 第二十四章 妻子步步进逼，丈夫穷途末路 /214
- 第二十五章 境遇悲惨，情绪低落 /219
- 第二十六章 钱囊羞涩，出门谋生 /225
- 第二十七章 孤注一掷，铤而走险 /236
- 第二十八章 出逃也，私奔也 /247
- 第二十九章 逃亡列车，一叶孤舟 /258
- 第三十章 繁华都市，新的人生之旅 /271
- 第三十一章 随遇而安，结识新友 /279
- 第三十二章 阔绰与寒碜，庸俗与高雅 /288
- 第三十三章 每况愈下，生活的阴影 /302
- 第三十四章 意志消退，精神沉沦 /310
- 第三十五章 日落西山，苦海沉浮 /319
- 第三十六章 丧失自尊，雪上加霜 /330
- 第三十七章 如梦方醒，另觅生机 /341
- 第三十八章 辗转挣扎，职场奔波 /350
- 第三十九章 光明与黑暗，谋分道扬镳 /361
- 第四十章 一方崛起，一方堕落 /373
- 第四十一章 罢工起波澜 /382

- 第四十二章 明星演员与谷底落魄人 /399
- 第四十三章 大红大紫人与街头流浪汉 /409
- 第四十四章 金钱与荣誉，昔日美梦成真 /418
- 第四十五章 苦挨日月，苟延残喘 /428
- 第四十六章 故人造访，往事如烟 /443
- 第四十七章 流浪人命终，幸运女梦醒 /455

第一章 命运长河中随波逐流

嘉罗琳·米贝登上了下午的那趟开往芝加哥的火车。她的全部行装仅仅包括一只小提箱、一个廉价的仿鳄鱼皮包、一纸盒便餐、一个带着弹簧扣的黄皮钱夹——里面装着她的车票、姐姐在西范布伦街的住址便条以及四块钱的现金。那是一八八九年的八月。她芳龄十八，聪颖、腼腆，心里充满了年轻人天真的幻想。不管她心中有着怎样的依依惜别之情，都绝非是留恋自己所放弃的生活。母亲的吻别令她热泪盈眶；火车轰隆隆驶过父亲白天上班的面粉厂时，她的喉头有点哽咽；故乡那熟悉的绿野从眼前一闪而过，叫她不由得伤心地哀叹，把她和少女时代以及故乡轻轻牵连在一起的缕缕柔丝就此中断，再也无法联结在一起。

当然，火车一站站地行驶，要想走回头路随时都可以下车。天天都有火车开往那座大城市，把它与异地紧密连接在一处。即便到了芝加哥，那儿距哥伦比亚市也不算太远。只不过几百英里，几小时的路程吧！她望着那张写着姐姐地址的小纸条，想得出了神。她出神地注视着绿色的田野飞闪而过；后来，她把脱缰野马似的思路转到了芝加哥那儿，胡乱揣测着芝加哥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。

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远离家门，不外乎有两种遭遇：不是碰到好人相助，福星高照，就是接受花花世界的道德标准，从此堕

落。在当时的环境里，不可能有中间的路可走。城市里处处是奸诈的骗局，其恶劣的影响不低于比它小得多的披着人皮的魔鬼。种种巨大的力量像最有教养的绅士一样，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引人上当。荧荧闪闪的万家灯火与媚眼秋波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纯朴自然的灵魂，其堕落半数是由超人的力量所导致的。喧嚣的声音、沸腾的生活和鳞次栉比的楼房，以多情的语言呼唤着讶异的心灵。如果没有人在旁边悄声指点迷津，这一切不知会把多少谎言灌入不加防备的人耳中！由于不辨真伪，诸般美景宛如音乐一般，常常会使头脑简单的人放松警惕，削弱他们的意志，使他们走上邪路。

嘉罗琳——家里人亲昵地称她为嘉莉妹妹——思想尚不成熟，缺乏观察力和分析力。她非常看重自己的利益，但自私自利之心却并不强烈，这是她的一大特点。她心中充满青春的幻想，带着发育期尚不惊人的美，生就一副最终将亭亭玉立的身段，眼睛里蕴藏着天生的智慧，这是经两代移民繁衍造就的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少女。她对书本缺乏兴趣，知识对她来说如不解之谜。她天生的魅力仍未经过雕琢，还不会仪态万方地摆脑袋，两只手几乎也同样不懂得优雅。她的脚虽然小巧，可是却生得扁平。不过，她很注重自己的容貌，向往轻松愉快的生活，踌躇满志地要为自己捞些物质利益。她是个装备不全的小骑士，到那座神秘的城市去闯荡世界，心中浮想联翩，不着边际地做着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的迷梦，让那幡然悔悟的城市跪倒在一个女人的石榴裙下。

“嗨，”一个声音在她耳旁说道，“那可是威斯康星州最美丽的一个游览胜地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怯生生地应了一声。

此刻，火车正在驶出沃基肖的地界。她早就知道背后有个男人，觉得那人在盯着她的头发瞧。那个男人一直都坐立不安，她

凭着直觉感到他对她发生了某种兴趣。少女的矜持以及在此种情况下所应有的感觉，使她退避三舍，拒绝和对方套近乎。但那人经验丰富，在这方面曾屡屡得手，况且大胆而富于魅力，最后终于占了上风。她对他做出了反应。

他身子向前，将胳膊肘搭在她的椅背上，娓娓动听、口若悬河地讲了起来。

“是的。这是芝加哥人喜欢光顾的游览胜地，饭店都非常棒。你对这一带不熟悉吧？”

“哦，不，这一带我熟悉。”嘉莉答道，“我是说，我住在哥伦比亚市。不过，这个地方我倒是从未来过。”

“如此看来，你这是第一次到芝加哥喽。”他说。

这段时间里，她以眼角的余光了解了那人的一些特征。他面颊红润，长着一撇小胡子，头戴一顶灰颜色的弯檐软呢帽。此刻，她转过身来，正面对着他，自卫和卖弄风情的本能在脑子里乱哄哄地搅成了一团。

“我可没这么说过。”她说道。

“哦，”他带着一种十分讨人喜欢的表情说，装出听错了话的样子，“我还以为你说过呢。”

他这种人是到处为厂家揽生意的推销员，当时的时髦语言起初称之为“吹鼓手”，还可以给他冠以一个更新潮的名称——“情种”。这一名称在一八八〇年的美国人中颇为流行，简单扼要地描绘出了这类人的形象，说明他们在着装和举止上处心积虑地要赢得脆弱的年轻女性的芳心。他穿着一套棕色方格花呢西装，这种衣服当时很新潮，但后来就司空见惯了，成了上班时穿的衣服。他的背心领口开得很低，露出浆硬的白底粉红条子衬衫的前胸。上衣袖口露出一双和衬衫花纹相同的亚麻布袖口，上缝镀金大平扣，镶缀着一种人称“猫儿眼”的黄玛瑙。他手指上戴着好几枚戒指，其中有一枚是经久耐用的沉甸甸的徽章戒；背心上垂

着一条精致的金表链，链上系着“麋鹿会”^①的内部徽章。整套衣服都非常贴身，配着擦得锃亮的厚底褐色皮鞋以及那顶灰颜色的弯檐软呢帽。他所表现出的才智使他颇具魅力，我们可以断言，嘉莉第一眼就把他的可取之处尽收眼底了。

请允许我记录下他那最成功的举止、最成功的手段的一些颇为显著的特点，免得这类人就此湮没无闻。第一重要的要数漂亮的衣服，没有这些他一文不名。第二要素是体格强健，对女人性欲勃发，心里既不考虑生活琐事，也不考虑世界上的大事，对财富缺乏欲望，对声色犬马却贪得无厌。他的手段一贯简单，要领是大胆进攻，当然其中支撑的力量是对异性炽烈的欲望和爱慕之心。尽管跟一位年轻佳丽萍水相逢，他也会走上前套近乎，用一副熟人的面容，不无死乞白赖的成分，最后八成被对方宽容地接纳。假如佳丽稍显轻浮，他便趁势为她正一正领饰，要是对方“吃”他那一套，他就直呼芳名。逛百货商场时，他会斜倚在柜台上跟女售货员调情，问些别有趣味的話。在人较少的圈子里，如在火车上或者候车室里，他的进攻便从容一些。如果一个从外表上看容易到手的猎物出现，他便大献殷勤——趋前打招呼问安，为佳丽拎手提箱，引领她到车厢入座；倘若没得逞，他就在佳丽的邻座坐下，希冀在佳丽抵达目的地之前把她追到手。拿枕头、送书、放脚凳，这些都是他能够效力的事情。如果佳丽到了站，而他没有下车为之提行李，那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显然已遭到失败。有朝一日，应该有哪位女性写一整本《服饰哲学》。不管多年轻，这种事她是完全熟悉的。男人的服饰中有一条难以形容的细细的分界线，根据此线她可以区分哪个男人值得一顾，哪个不值得她一看。一个男子到了分界线以下的位置，便得不到她的垂青了。男装还有一条线，此线可以使她转而注意自己的装

^① 麋鹿会是美国的慈善机构。

束。嘉莉此时在邻座的那位男子身上就看到了这条线，大有相形见绌之感。自己身上那镶着黑布边的简朴的蓝衣裙，现在看来成了褴褛的衣衫。脚上的鞋子也显得破旧不堪。

“让我想想，”那男子侃侃而谈，“你们城里我认识不少人哩，像服装店老板摩根洛和丝绸店老板吉布森啦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嘉莉回想起自己曾流连于那琳琅满目的橱窗，于是不由得插口说道。

对方终于发现了她的兴趣所在，于是便娴熟地顺藤摸瓜。没过几分钟，他就走过来和她坐在了一起。他谈服装销售，谈他的旅行，谈芝加哥以及芝加哥的快乐生活。

“你到了那儿，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你那儿有亲戚吗？”

“我去看望我的姐姐。”她解释道。

“你一定要去逛逛林肯公园，”他说，“还要去密歇根大道看看。那儿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不次于纽约，壮观得很。景物叫你目不暇接——剧院、人流、漂亮的房屋……啊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”

她想象着他所描绘的场景，心里不禁隐隐作痛。那场景宏观壮丽，而她自己却如此寒碜，这些微微刺痛了她。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会轻松愉快，不过从他展示的前景她还是看见了希望之光。此人衣着体面，对她殷勤可亲，令她芳心大悦。他说她有点像一位走红的明星，她听后嫣然一笑。她并不傻，可这种吹捧还是有些作用的。

“你要在芝加哥待一段时间吧？”在轻松地聊了一阵之后，他话头一转问道。

“说不上来。”嘉莉模棱两可地答道。她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，想到自己也许还找不上工作哩。

“不管怎样，总要待几个星期吧。”他说话时，眼睛死死盯住她的双眸。

现在二人之间的交流已经超过了语言所蕴含的内容。他看到

了她美丽迷人的气质，而她发现他对她产生了兴趣，这种兴趣叫一个女人既高兴又害怕。她的言谈举止不加粉饰，因为她还未学会女性用于掩饰真实感情的繁杂的小伎俩。她在行为上就显得大胆了。假如身边有一位聪明的女伴，一定会提醒她万不可如此直白地盯着一个男人的眼睛看。

“为什么问这个？”她说。

“哦，我要在那儿住几个星期，要查查货栈里的货物，取些新的样品。此间可以带你四处看看。”

“不知道是不是可以……我是说不知道我是否能去。我要住在姐姐家，要是……”

“哦，如果她不愿意，那就再安排。”他掏出铅笔和一个小日记本，好像一切都谈妥了一样，“你们的地址呢？”她摸索着装有地址的钱包。他则伸手从屁股口袋里取出一个鼓囊囊的钱夹，里面满满当当装着单据、旅费报销凭证以及钞票。这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以前对她献过殷勤的男人，还没一个能掏出这么厚的钱夹。说实在的，她以前从未如此近距离接触过经多识广、见过大世面的男人。他的钱夹、闪闪发亮的皮鞋、漂亮的新西装以及他行事的气派，为她勾画出了一个朦朦胧胧、以他为中心的花花世界。于是，她对他便有了好感，不管他有什么企图了。

他取出一张精美的名片，上面印着“巴特利特—卡约公司”，左下角印着“查斯·赫·杜洛埃”。

他把名片放入她的手中，指着他的名字说：“这是我的名字，念‘朱—埃’。从我父亲那边讲，我是法国人。”

嘉莉看名片时，他收起了钱夹，然后从外衣口袋取出一扎信，抽出一封说道：“我为这家商号做推销。”他边说边指着信纸上的图案，“在斯泰特街和湖滨大道的转弯处。”他的声音里流露出自豪，觉得跟这样的地方有联系是件了不起的事情。他让她也产生了这种感觉。

“你们的地址呢？”他把刚才的问题又问了一遍，握好铅笔准备记录。

她望了望他的手，然后一字一字地说道：“嘉莉·米贝。西范布伦大街三百五十四号，斯·克·汉森转。”

他仔细做了记录，接着又取出了钱夹。“星期一晚上我去找你，你在家吗？”他问。

“大概会在家吧。”她回答。

话语只是我们内心世界模糊的影子，它是有声的小链条，把无声的、宏大的情感和意图联结在一起。这两个人简短地交谈几句，掏掏钱夹，看看名片，但双方都意识不到各自内心的真实感情是多么难以表达清楚。双方都没有聪明到能够掌握对方心中所思的程度。他说不清他的勾引是怎样大功告成的。而她直到说出了自己的地址之后，方才意识到她在愈陷愈深。她此刻才感觉到自己失去了某样东西——他却赢得了一场胜利。两人都觉得他们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。他在谈话中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，言语轻松自如。而她的态度松弛随和。

火车逐渐驶近芝加哥，到处可见星星点点的信号牌从车旁闪过。穿过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时，他们看到行行电线杆纵横田间，延伸至那座大城市。远处出现了城郊小镇的迹象，可见一些高大的烟囱直插云间。不时可以看到两层的木板房兀自耸立在空旷的田野上，像是那愈来愈近的大片楼群的孤零零的前哨。

对于儿童，对于富有想象力的天才，或者对于足不出户的人来说，第一次接近大城市是件奇妙的事情。尤其是在傍晚，这一光暗交替，生活从一种气氛或状况转入另一种的神秘时刻。啊，夜晚将给我们带来希望，为疲倦的人们提供一切方便！希望的幻景此刻一遍遍复映！辛苦劳作的人在心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就要自由了。我将加入欢乐的人群与他们共享喜悦。街道、电灯以及通明的餐厅，都属于我。戏院、舞厅、宴会、休息场所以及欢

快的生活——这一切在夜里都属于我。”虽然人们仍关在车间里劳动，但激动的气息破墙而出，弥漫在空气中。最麻木的人也产生了一种他们不一定能说得清道得明的感觉，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

嘉莉妹妹凝视着窗外。人的情绪就是这么容易受感染，她的旅伴见她一副心驰神往的样子，不由得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新的兴趣，把种种胜景指给她看。

“这儿是芝加哥的西北部，”杜洛埃说，“这是芝加哥河。”他朝着一条浑浊的小河指了指，那儿黑黝黝的河岸边依傍着一片来自远方水城的大帆船。火车喷出一股气来，发出一阵“叮当”响，铁轨隆隆轰鸣，小河立时不见了。“芝加哥将会成为一个大城市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真是奇迹。你会发现那儿有许多值得一看的地方。”

这些话她都没有听清楚。一阵恐惧袭上心头，使她很是不安。她孤身一人远离家门，一头扎入生活的汪洋大海中挣扎谋生，这时她才开始感到害怕。她不由得觉得有点透不过气来，心脏急速跳动，令她头晕目眩。她半合上眼睛，力图把困境置之度外，一心只想着哥伦比亚市离这儿仅咫尺之遥。

“芝加哥到了！芝加哥到了！”司闸员一声吼叫，“砰”地打开了车门。火车正在驶入一个比较拥挤的车场，那儿人声鼎沸，乱哄哄的。她开始收拾她那可怜巴巴的小旅行包，用一只手攥紧钱包。杜洛埃起身踢踢腿把裤腿弄展，拎起了他洁净的黄色提包。

“我想你家里人会来接你吧？”他说，“让我替你包包拎上。”

“哦，不，”她说，“你还是别拎的好。见到我姐姐时，你最好别和我待在一起。”

“好吧。”他和颜悦色地说，“不过，我不会走远的。万一她没来，我可以安全地把你送回家。”

“你真是太好了。”嘉莉说。她觉得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

能得到这样的关怀实在不错。

“芝加哥到了！”司闸员拖长声调高声喊道。火车开了一个阴暗的巨大候车篷下，那儿已经开始亮起灯光，四处散放着一节节的车厢。这时，火车减慢速度，缓缓移动。火车上的旅客们都站了起来，拥挤在车门口。

“嘿，到站啦。”杜洛埃说着，引路向门口走去，“再见。星期一我找你。”

“再见。”她握住他伸过来的手说。

“别忘了，我在看着你呢，要等着你找到你的姐姐。”

她望着他的眼睛嫣然一笑。

二人一前一后下了车，他装出一副不认识她的样子。一位脸孔瘦削、貌不出众的妇女在站台上看到嘉莉，急步走了过来。

“嘿，嘉莉妹妹！”她说道，随即敷衍地拥抱嘉莉表示欢迎。

嘉莉马上就觉察到感情的氛围发生了变化。在这纷乱、喧嚣和陌生的环境里，她感到冷酷的现实摆在了她面前。这是一个没有光彩和欢乐的世界，谈不上生活的享乐。她姐姐梅妮身上印着谋生和干家务活所留下的辛酸。

“家里人都好吗？”梅妮启口问道，“爸爸和妈妈好吗？”

嘉莉嘴里回答着，但眼睛却望着别处。杜洛埃站在走廊那边，再往前就是通向候车室和街道的大门了。他回过头望了望，瞧见她在朝他看，而且见到了她姐姐，他便送过来一个笑脸，转身走了。只有嘉莉看到了那微笑。他一走，她便感到若有所失。待到他不见了踪影，她心里涌起了一阵惆怅。和姐姐在一起，她觉得十分孤独，像一个孤零零的人落入了汹涌无情的大海。

第二章 贫困威胁着意志

梅妮家的“公寓”（当时对位于同一层楼上的套间都这般称呼）地处西范布伦街的工人和职员住宅区。这些居民搬来之后，仍有人源源不断前来，平均每年增加五万人口。梅妮家住在第三层楼，从前边的窗户能俯瞰大街。到了夜晚，各家杂货店里都灯火通明，大街上可见孩子们嬉戏玩耍。马车上的小铃铛响起一串清脆的声音，继而又消失，在嘉莉听来，那声音既悦耳又新奇。梅妮把她引进前边的房间，她就在那儿观望华灯普照的街道，聆听各种各样的声音，欣赏街上行人的活动，以及欣赏这座向四面八方绵延数英里的大城市所发出的嗡嗡声。

梅妮在一阵寒暄之后，便把婴儿交给嘉莉，自己去张罗晚饭了。丈夫汉森问了几句话，就坐下来看晚报。他沉默寡语，生在美国，父亲是瑞典人；眼下在原料场当冷藏车清洁工。小姨子不在这个家，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。她的出现对他没有产生任何影响。他说的唯一一句入题的话，是关于在芝加哥找工作这件事。

“这地方很大，”他说，“用不了几天，你会找到位置的。人人都有工作干。”

意思虽未挑明，但不言而喻：她必须去工作，挣来钱付膳宿费。他生性节约勤俭，在遥远的西区按分期付款的方式订购了两

块地皮，已经交了几个月的钱。他踌躇满志，打算有朝一日在那儿盖一幢房子。

趁着姐姐张罗晚饭这段时间，嘉莉在屋里打量起来。她略具观察事物的天赋，而且具备每个女性都富有的直觉。

她感觉得到，姐姐家过的是一种贫寒拮据的生活。各个房间墙上糊的壁纸，格调都很不协调；地板上铺着席片；大厅里铺着一块破破烂烂的薄地毯。可以看得出，这里的家具全是分期付款商店兜售的那种匆匆拼凑的次品。

她怀里抱着婴儿，和梅妮坐在厨房里。后来婴儿哭闹起来，她就来回走动，口中哼着催眠曲。汉森被吵得看不成报，便走过去把婴儿抱了去。他的天性中讨人喜欢的一面此刻显露出来。他是一个有耐心的人，看得出他十分宠爱自己的骨血。

“乖乖，乖乖，”他边踱步边说，“听话，宝贝。”他的声音里明显地夹带着一些瑞典口音。

“你是不是想先参观一下城市？”吃饭时，梅妮这样问道，“那好，我们星期天去逛林肯公园。”

嘉莉注意到汉森对此一言不发。他似乎在考虑别的问题。

“噢，”她说，“我想我明天可以去转转。星期五和星期六我都没事，时间不难安排。商业区在哪个方向？”

梅妮开口欲解释，但丈夫却把话头抢了过去。

“在那边，”他指指东方说，“那是东面。”随后，他就芝加哥的地形大谈特谈起来，说话时间之长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，“你最好到富兰克林街上的那些大工厂里瞧瞧——就在河对岸。”他最后说道，“有许多女孩子都在那里工作。同时，你回家很方便，路程不太远。”

嘉莉点点头，接着向姐姐打听附近一带的情况。梅妮压低声音，把自己仅知的一点情况都告诉了她。这段时间里，汉森一直在招呼婴儿。最后他一跃而起，将孩子递给妻子。